

楞伽大義今釋自敘

文/南懷瑾

刊載於菩提樹雜誌社

1966.01.08

Pages

29 - 31

(一)

《楞伽經》，它在全部佛法與佛學中，無論思想、理論或修證方法，顯見都是一部很主要的寶典。中國研究法相唯識的學者，把它列為五經十一論的重心，凡有志唯識學者，必須要熟悉深知。但注重性宗的學者，也勢所必讀，尤其標榜傳佛心印、不立文字的禪宗，自達摩大師東來傳法的初期，同時即交付《楞伽經》印心，所以無論研究佛學教理，或直求修證的人，對於《楞伽經》若不作深入的探討，是很遺憾的事。

《楞伽經》的譯本，共有三種：

①宋譯（西元 443 年間劉宋時代）：求那跋羅翻譯的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計四卷。

②魏譯（西元 513 年間）：菩提流支翻譯的人《楞伽經》，計十卷。

③唐譯（西元 700 年間）：實叉難陀翻譯的大乘《楞伽經》，計七卷。

普通流行法本，都以宋譯為準。

本經無論哪種翻譯，義理系統和文字結構，都難使人曉暢了達。前人盡心竭力，想把高深的佛理，譯成顯明章句，要使人普遍明白它的真義，而結果愈讀愈難懂，豈非背道而馳，有違初衷。有人說：佛法本身，固然高深莫測，不可思議，但譯文的艱澀，讀之如對海上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及，這也是讀不懂《楞伽經》的一個主要原因。其實，本經的難通之處，也不能完全歸咎於譯文的晦澀，因為楞伽奧義，本為融通性相之學，指示空有不異的事理，說明理論與修證的實際，必須通達因明（邏

輯)，善於分別法相，精思入神，歸於第一義諦。同時要從真修實證入手，會之於心，然後方可探驪索珠，窺其堂奧。

無論中西文化，時代愈向上推，所有聖哲的遺教，大多是問答記錄檔，純用語錄記載，樸實無華，精深簡要。時代愈身後降，浮華愈盛，洋洋灑灑，美不勝收，實則有的言中無物，使人讀了就想忘去為快。可是習慣於浮華的人，對於古典經籍，反而大笑卻走，真是不笑不足以為道了。《楞伽經》當然也是問答題材的語錄體裁，粗看漫無頭緒，不知所云，細究也是條分縷析，自然有其規律，只要將它先後次序把握得住，就不難發現它的系統分明，陳義高深。不過，讀楞伽極需慎思明辨，嚴謹分析，然後歸納論據，融會於心，才會瞭解它的頭緒，它可以說是一部佛法哲學化的典籍（本經大義的綱要，隨手已列了一張體系表）。他如《解深密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等，條理井然，層層轉進，使人有抽絲剝繭之趣，可以說是佛法科學化的典籍。阿彌陀、無量壽觀及密乘等經，神變難思，莊嚴深邃，唯信可入，又可說是佛法宗教化的典籍。所以研究楞伽，勢須具備有探索哲學、習慣思辨的素養，才可望其涯岸。

《楞伽經》的開始，首先由大慧大士隨意發問，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，其中有關於人生的、宇宙的、物理的、人文的，如果就每一個題目發揮，可以作為一部百科論文的綜合典籍，並不只限於佛學本身的範圍。而且這些問題，也都是古今中外，人人心目中的疑問，不只是佛家的需求。倘使先看了這些問題，覺得來勢洶湧，好像後面將大有熱鬧可瞧，誰知吾佛世尊，卻不隨題作答，信手一擱，翻而直截了當地說心、說性、說相，依然引向形而上的第一義諦，所以難免有人認為大有答非所問的感覺。實則，本經的宗旨，主要在於直指人生的身心性命，與宇宙萬象的根本體性。自然物理的也好、精神思想的也好，不管哪一方面的問題，都基於人們面對現實世界，因現象的感覺或觀察而來，這就是佛法所謂的相。要是循名辨相，萬彙紛紜，畢竟永無止境。即使分析到最後的止境，或為物理的，或為精神的，必然會歸根結底，反求之於形而上萬物的本來而後可。因此吾佛世尊才由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，加以析辨，指出一個心物實際的如來藏識作為總答，此所以本經為後世法相學者視為唯識宗寶典的原因。

(二)

自佛滅以後，唯識法相之學，隨時代的推進而昌明鼎盛，佛法大小乘的經論，也可以純從唯識觀點而概括它的體系。不幸遠自印度，近及中國，乃至東方其他轉譯各國的佛學，卻因此而有「勝義有」與「畢竟空」學術異同的爭論，歷兩千餘年不衰，這誠非釋迦當初所樂聞的。殊不知如來藏識，轉成本來淨相，便更名為真如，由薰習種性，便名為如來藏，此中畢竟無我，非物非心，何嘗一定說為勝義之有呢？所以在《解深密經》中，佛便說：「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。我於凡愚不開演，恐彼分別執為我。」同一道理，佛說般若方面，一切法如夢如幻，無去無來，而性空無相，又真實不虛，他又何嘗定說為畢竟的空呢？倘肯再深一層體認修證，可謂法相唯識的說法，卻是破相破執，才是徹底說空的佛法。般若的說法，倒是老實稱性而談，指示一個如來自性，躍然欲出呢！

但無論如何說法，佛法的說心說性，說有說空，乃至說一真如自性，或非真如自性；它所指形而上的體性，如何統攝心物兩面的萬有群相？乃至形而上與形而下

物理世界的關係樞紐，始終沒有具體地實說。而且到底是偏向於唯心唯識的理論為多，這也是使人不無遺憾的事。如果在這個問題的關鍵上，進一步剖析得更明白，那麼，後世以至現代的唯心唯物哲學觀點的爭辯，應該已無必要，可以免除世界人類一個長期的浩劫，這豈不是人文思想的一件大事嗎？唐代玄奘法師曾經著八識規矩頌，歸納阿賴耶識的內義，說它「受熏持種根身器，去後來先做主公。」而一般佛學，除了注重在根身，和去後來先做主公的尋討以外，絕少向器世界（物理世界）的關係上，肯做有系統而追根究底的研究，所以佛法在現代哲學和科學上，不能發揮更大的光芒。也可說是拋棄自家寶藏不顧，缺乏科學和哲學的素養，沒有把大小乘所有經論中的真義貫串起來，非常可惜。如果稍能擺脫一些濃厚而無謂的宗教習氣，多向這一面著眼，那對於現實的人世間，和將來的世界，可能貢獻更大；我想，這應該是合於佛心，當會得到吾佛世尊的會心微笑吧！倘使要想向這個方向研究，那對於《華嚴經》與《瑜伽師地論》等，有關於心識如何建立而形成這個世界的道理，應該多多努力尋探，便會不負所望的。

反之，說到參禪直求修證的人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

就是通宗不通教，於是許多在意根下立定足根，或在獨影境上依他起用，就相隨境界而轉；或著清淨、空無，或認光明、爾焰；或樂機辯縱橫；或死守古人言句。殊不知參禪，也僅是佛法求證的初學入門方法，不必故自鳴高，不肯印證教理，得少為足，便以為是。這同一般淺見誤解唯識學說者，認為「諸法無自性」、或「一切無自性」，自己未加修證體認，便說禪宗的明心見性是邪說，都同樣犯了莫大的錯誤。須知「諸法無自性」、「一切無自性」，這個觀念，是指宇宙萬有的現象界中，一切形器群象，或心理思想分別所生的種種知見，都沒有一個固定自存，或永恆不變的獨立自性。這些一切萬象，統統都是如來藏中的變相而已，所以說它「無自性」。

《華嚴經》所謂：「一切皆從法界流，一切還歸於法界」，便是這個意思。如有人對法相唯識的著作或說法，已經有誤解者，不妨酌加修正，以免墮在自誤誤人、錯解佛法的過失中，我當在此合掌曲躬，殷勤勸請。

（三）

中華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，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時候，《楞嚴大義》的譯述和出版，初次告一段落，又興

起想要著述《楞伽大義》的念頭。有一天，在北投奇岩精舍講述華嚴會上，楊管北居士也提出這個建議，而且他的夫人方菊仙女士，發心購贈兩支上等鋼筆，迴向般若成就。因緣湊合，就一鼓作氣，從事本書的譯述。自庚子重陽後開始，歷冬徂春，謹慎研思，不問寒暑晝夜，直到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六月十二日，夏曆歲次辛丑四月二十九日之夜，粗完初稿。在這七八個月著述的過程中，覃思精研，有難通未妥的地方，唯有宴坐入寂，求證於實際理地，而得融會貫通。那時我正寓居一個菜市場中，環境憤鬧，腥臊污穢堆積，在五濁陋室的環境裡，做此佛事，其中況味，憶之令人啞然失笑！處於這種情景十多年來，已能習慣成自然，而沒有淨穢的揀別了。只有一次冬夜揮毫，感觸正法陵夷，邪見充斥，人心陷溺的現況，卻情不自禁，感作絕句四首，題為庚子冬夜譯經即賦，雖如幻夢空花，姑錄之以為紀念。

其一：

風雨漫天歲又除。泥塗曳尾說三車。
崖巖未許空生坐。輸與能仁白著書。

其二：

靈鷲風高夢裡尋。傳燈獨自度金針。

依稀昔日祇園會。猶是今宵弄墨心。

其三：

無著天親去未來。眼前兜率路崔嵬。

人間論義與誰證。稽首靈山意已摧。

其四：

青山入夢照平湖。外我為誰傾此壺。

徹夜翻經忘已曉。不知霜雪上頭顱。

本書的著述，參考楞伽三種原譯本，而仍以流通本的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為據，但譯義取裁，則彼此互采其長，以求信達。遇有覺得須加申述之處，便隨筆自加**附論**標記，說明個人的見解，表示只向自己負責而已。後來有人要求多加些附論，實在再提不起精神了。這次述著，除了楊管北居士夫婦的發心外，還有若干人的出力，他們的發心功德，不可泯滅。台大農化系講師朱文光，購贈稿紙千張，而且負責謄清和校對，查訂附加注解，奔走工作，任勞任怨，雖然他向來緘默無聞，不違如愚，但這多年來，旦夕相處，從來不因我的過於嚴格而引生退意，甚之，他做了許多功德事，也是為善無近

名的。但到本經出版時，他已留學美國，來信還自謂惜墨盡力。其餘如師大學生陳美智、湯珊先，都曾為謄稿抄寫出過力。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吳怡，也曾為本書參加過潤文，和提出質疑的工作。韓長沂居士負責出版總校對。最後，程滄波居士為之作序。這些都是和本書著述完成及出版，有直接關係的人和事，故記敘真相，作為雪泥鴻爪的前塵留影。

本書述著完成以後，對於文字因緣，淡到索然無味，也許是俱生秉賦中的舊病，素來作為，但憑興趣，興盡即中途而廢，不顧任何詬責，或者因人過中年，閱歷愈深，遇事反易衰退，故原稿抄好一擱，首尾又是四年了。在這四年中間。也寫作過儒、道兩家的一些學術著作，但都是時作時輟，興趣索然。甚之覺得著述都是多餘的事，反而後悔以前動筆的孟浪。每念德山禪師說的：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實在是至理名言，很想自己毀之為快。引用佛家語來說，可謂小乘之念，隨時油然而生，故對本書的出版，一延再延。今年春正，禪集法會方畢，楊管北居士又提出此事，並且說：為迴向他先慈薛太夫人，要獨自捐資印刷本書五千部，贈送結緣，藉資冥福，所以今日才有本書

的問世。始終成其事者，為楊管北居士，經云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我但任興而為，得失是非，都了不相涉，只是對本書譯文，仍然不如理想的暢達，卻很遺憾。倘使將來觸動修整的興趣，再為本書未能盡善的缺憾處，重作一番補過工夫。但排印中間，又為誤罹目疾而耽擱了七八個月，飽感業重障深，葳事之難。本來要替本經與唯識法相的關係，及性相兩宗的互通之處，作一篇簡單的綱要，但又覺得多事著述，徒費筆墨紙張，于人于世，畢竟沒有多大益處，所以便懶得提筆。唯在前賢著述中，尋出**范古農居士述八識規矩頌貫珠解**，附印於次，以便學者對唯識法相，有一基本認識，可以由此入門，研究性相的異同，契入經藏。

一九六五年（乙巳）十一月南懷瑾自敘于金粟軒

十方禪林創律圖式



民國九年懷師之規畫圖

十方菩提道場
十方續佛心燈

一切來自十方
一切歸於十方